

胡適上蔣介石萬言書是在 1951 年 5 月 31 日，差不多是韓戰爆發後一年。萬言書的內容以及上萬言書本身是胡適為蔣介石公開辯護之後的邏輯延伸。胡適在萬言書中，自稱反思“中國何以弄到這地步，世界何以弄到這地步³⁷”，實際是委婉提醒蔣介石檢討在大陸失敗的原因，並建言蔣介石多研究對手，多研究戰略。萬言書的第二部分，篇幅雖不長，但卻是胡適最所期待。他陳言憲法問題和黨派問題，要蔣介石辭去國民黨總裁之職，讓國民黨分化為幾個黨派，提倡多黨的民主政治，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局面。³⁸這是在臺灣地位和蔣介石的地位因韓戰獲得暫時的穩定後，胡適第一次要蔣介石自上而下進行民主改革，這也是他近年來堅決贊助蔣介石而反對國內外的共產黨，希望以臺灣作為他“自由主義”理想開花結果的“自由中國”的第一次努力，也是他在韓戰之後重新定位了他與蔣介石關係的著力方向：回到自由主義者的原有的角色之中，追求民主、自由，“為國家做諱臣，為政府做諱友”。

遷台初期蔣介石對美對日關係的

思考，1950-1952

張 力*



《摘要》

1945 年 8 月，蔣介石是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盟國之一，但是五強之一的領袖。但是四年的國共內戰之後，國民黨政府與軍隊退守台灣，蔣介石也在 1949 年 1 月黯然自總統之位引

³⁷ 《胡適之先生上蔣介石總統萬言書》，臺北《中國人物》，1997 年 1-1 期，第 4 頁。

³⁸ 《胡適之先生上蔣介石總統萬言書》，臺北《中國人物》，1997 年 1-1 期，第 5-6 頁。

退。不過蔣介石以其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及與國軍將領的密切關係，他對國事仍有很大的影響力。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在進行掌權政權的三年期間，台灣的對外關係仍偏重於美日兩國。本文從蔣介石本人在日記中的記載，分別觀察其對美與對日關係的考量。在對美關係方面，蔣介石非常注意美國對台灣及其他本人的態度，內戰的挫敗讓他無法相信美國還會支持他，但是國際局勢的轉變，又使他抱持一線希望。這段期間，他還是會因他認為的「毀蔣賣華」言論，有著不安全感。美國恢復軍經援助、成立軍事顧問團協防台灣之後，他屢屢拒絕美國干預國軍體制的意圖，也擔心美國經援人員操縱了台灣的軍事與經濟。而在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初時積極爭取派兵參戰，俾趁勢反攻大陸，未獲美國支持，之後就轉趨謹慎。對日關係方面，蔣介石來到台灣後，頗為肯定日本人留下的硬體建設，以及建設背後的負責精神。他邀請原日本軍官來台訓練國軍軍官，由於受訓國軍學員並無排斥心理，受訓成果令他滿意，但是美軍顧問則認為不該有他國主持的軍事訓練班。對於未能參加舊金山和會，蔣介石至為憤怒，直到得知〈吉田書簡〉內容，才比較放心。蔣介石在日記中紀錄對外交問題的思考，可以看出他個人的關切重點，以及可能對外交決策制定的影響。

本文以1950-1952年的內容，針對蔣介石最為關心的對美對日關係，做一分析。這段期間，美國原本幾乎放棄台灣，蔣介石在不穩定的情況之中再度就任中華民國總統，朝鮮戰爭爆發後，台灣之安全暫時維持住。蔣介石意圖借助日本和美國的軍事顧問，改造軍隊，進而找尋機會反攻大陸。到了1952年4月，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也使台灣的情況趨於穩定。

一、對美關係

1. 美國對蔣介石的態度

閱讀過蔣介石日記的學者通常會有以下幾種印象，第一，蔣介石時常斥責部屬，而痛恨中共的記載更是隨處可見；第二，他也經常自我反省，為自己不能控制情緒感到後悔；第三，他經常閱讀書

1959) 調停國共戰爭失敗，內戰擴大之後，蔣介石認為美國並未積極給予軍事援助，甚至在 1949 年 8 月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把中國內戰失敗的責任，歸罪於國民黨政府的無能。蔣介石對於美國的失望和不滿，可以想見。蔣介石引退之後，雖然沒有總統職位，但是他仍然是中國國民黨總裁，且長期以來在軍、政方面具有影響力，他在引退期間的一些決策，尤其在軍事方面，到復職之後也延續著。1949 年 12 月，國民黨政府遷到台北，美國對華政策尚未「塵埃落定」，因此還是若有若無地給予台灣一些援助。蔣介石也瞭解，除了美國，也不可能有其他國家給予台灣實質的幫助。

處在十分矛盾狀況之中的蔣介石，在其日記之中不時透露著兩種看法：（一）美國的媒體和一般民眾支持蔣介石，政府的一些中國政策其實是違背民意；（二）美國政府之中，國務院的官員極端反蔣，國防部對蔣比較支持，但是經常受到國務院的阻撓。美國總統也是常常受到國務院的擺佈。

1950 年年初，蔣介石感覺自 1949 年年底起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 和國防部的態度有改變的跡象，他樂觀地認為「美國援蔣守台之趨勢已成為全國人心一致之要求，而且成為美國國防之成敗關鍵」，但是國務院卻反對這樣的改變。¹甚至美國駐台領事還秘密告訴僑民，台灣可能遭到空襲，建議僑民早日回國，這樣的舉動使得台灣社會動盪，歸根結底，是因為美國共

產黨操縱了國務院和駐外使領館人員，中華民國完全為馬歇爾、艾奇遜(Dean G. Acheson, 1893-1971) 所斷送。²此時他並非總統，在此「危急紛亂無政府之狀態，以及美援絕望之際」，他想「親任陸海空軍總司令，治理台灣為反共基地」，但他也擔心美國的反蔣派會「藉口法西斯復活」，對他展開攻擊。³

其後，蔣介石對美國的不滿情緒越來越高，他說：「萬不料最後頑敵為馬歇爾，而比史大林更為殘酷與殘忍也。」⁴他一面鼓吹台灣要自立自強，卻也表示美國若是能夠援助李宗仁，使得台灣能可以確保，則「願退出軍政，不問一切」。1950 年 2 月 14 日，國民黨政府空軍轟炸上海，引起美國的抗議，令他感嘆「美國務院侮壓我極矣。」此時他相信台灣已到了最惡劣的情況，不論蔣介石復不復總統之職，國務院都會決定承認中共，因此他決定復職，或許還能保有台灣根據地，中華民族還有翻身之一日。⁵雖然蔣介石對於美國看似絕望，但兩天之後，中共和蘇聯簽訂互助同盟條約，他又有了另一線希望，「美國必受刺激，是於我政府較利多而害少也。」⁶然而到了 4 月，菲律賓召開反共同盟會議，台灣未獲邀請參加，又讓蔣介石有了更大的危機感：「其必為國務院必欲將置我國於國際社會之外」，不讓中華民國存在於聯合國之中。⁷

²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1 月 9 日。

³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1 月 15 日。

⁴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2 月 6 日。

⁵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2 月 14 日。

⁶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2 月 16 日。

⁷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4 月 19 日。

¹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1 月 5 日。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的進入台灣海峽，使台灣暫時解除了被中共「解放」的危機。不過美國防止台灣海峽雙方互相攻擊的聲明，令蔣介石十分不滿，認為美國無視於台灣主權地位，且還不如殖民地。表面上台灣對此聲明的答覆，基點在於「台灣地位以及我反共抗俄與中國領土完整之立場，不能因任何情勢而動搖」，⁸ 但蔣介石更加認定艾其遜是「毀蔣賣華」，其「對華之毒狠與仇恨，非將台灣淪陷共匪，或使台民歸附美國，驅逐中國政府，則其心不甘」。⁹ 美國聲明發表後，台灣基隆的東北方在 6 月 29 日因有不明飛機而發出空襲警報，後來得知是美國海軍飛機。蔣介石不免感嘆，美國海空軍既然要到台灣領海與領空，卻不事前通知，「美國之態度不僅視我為征服地，而且視我為敵人矣。」¹⁰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支持台灣的立場開始確定，不過蔣介石本人對於美國，仍不時出現矛盾的看法。他在日記中有時記載：「美國上下無論我之敵友，皆以為台灣已亡，視余已完結。」¹¹ 有時感覺國務院的態度調整，對他有討好之意。因為美國開始以軍事和經濟援助台灣，此後就在具體的議題上，不時出現一些爭議。

2. 美國的軍事援助

早在中日戰爭結束之前，蔣介石就希望持續戰時美國的軍事援助，並同意成立美國軍事顧問團。但是美國在華陸軍和海軍之間原

⁸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6 月 28 日。

⁹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1 月 12 日。

¹⁰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7 月 4 日。

本不睦，且均有意取得主導權。接替史迪威 (Joseph W. Stilwell, 1883-1946) 擔任駐華美軍總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 (Albert C. Wedemeyer, 1897-1989) 雖被視為對國民政府友好，但蔣介石對他也有跋扈、高傲的印象。1946 年 2 月在南京成立的美軍顧問團，於 1949 年停止工作。1950 年台灣透過美國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 (Charles Cooke)，運用美國退伍與後備軍人，組成了特種技術團，可以算是非正式的美國軍事顧問團。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繼續和柯克合作，美方也透過「西方公司」，訓練游擊隊突擊中國大陸沿海。到 1951 年 4 月 21 日，美國國防部宣布派遣軍事顧問團來台灣，以蔡斯 (William C. Chase, 1895-1986) 為團長，協助加強台灣防務。對此，蔣介石表示：「內心實無所動。」¹²

美國軍事援助開始後，蔣介石在其日記中經常對美國顧問對國軍體制的干預，以及美國援助的遲緩，發出抱怨。首先，「美國對政治制度極懷疑，認此為俄國之制度也。」國務院甚至以此攻擊當時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¹³ 蔡斯在完成台灣軍隊的考察，提出一份意見書中，再度表示對於政治部和聯勤部制度的懷疑。蔡此時尚未明言反對日本教官，卻表示要由美軍辦理所有的教育和訓練。¹⁴ 1952 年 2 月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再以軍隊中設有政治部，為不夠民主，要求取消；但蔣介石卻認為美國是想把軍權收歸在他們中意的

人手中。14 8月 2 日他得知「美陸軍方面又專派五十人來台，對政治部作取消之不法言行」，指示加以防制。¹⁵此外，美軍海軍武官干涉蔣介石調整海軍總司令一職，曾要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勿離開海軍，否則美援不來。蔣介石的態度是，「寧使美援不來，但絕不接受外國干涉我內政也。」¹⁶美軍顧問團有意派遣顧問組到保安司令部，蔣介石的態度則是：「該司令部屬內政機關，不在軍事國防範圍之內，應堅決拒絕，免啟其干涉內政之漸也。」¹⁷蓋斯也反對台灣建立後備兵制度，及訓練台籍補充兵。蔣介石認為這種反對沒有道理，指示國防部「應照既定計畫進行，切勿因之終止也。」¹⁸總之，蔣介石對於美國意圖改變其自認為有效統馭軍隊的方式，會堅持到底。不過蓋斯提出的一項監督軍費的審核軍事預算新制度，雖然許多人認為此為干預內政，蔣介石卻相信新的制度能夠核實辦理軍費支出，因而批准照辦。¹⁹

美國軍事顧問團雖然於 1951 年 5 月開始在台北辦公，但在 2 月 23 日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就已通過五千萬美元軍援台灣。5 月底，軍援仍未送到，蔣介石就不免猜疑，是否美國要等朝鮮戰爭的中共同意談判？還是準備把台灣託管，以便「驅蔣滅華」，若是早日給予國協助南韓的決議，決定派三個師的部隊援助。²⁰但是美國國務院立即阻止，蔣介石認為「其用意實在壓制我不許參加國際事業，而並非怕中共亦將藉口軍援北韓也」，是艾其遜一貫手法，「寧使誤國害美，終不肯轉變其毀蔣賣華、縱共害美之政策也，卑劣極矣。」²¹

¹⁴ 〈蔣介石日記〉，1952 年 2 月 9 日。

¹⁵ 〈蔣介石日記〉，1952 年 7 月 2 日。

¹⁶ 〈蔣介石日記〉，1952 年 3 月 26 日。

¹⁷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7 月 30 日。

¹⁸ 〈蔣介石日記〉，1952 年 11 月 26 日；1952 年 11 月 30 日。

¹⁹ 〈蔣介石日記〉，1952 年 9 月 21 日；1952 年 10 月 9 日。

²⁰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5 月 23 日。

²¹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7 月 5 日。

²²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7 月 26 日。

²³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6 月 29 日。

²⁴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7 月 1 日。

蔣介石依然還是準備支援韓戰，不料又有美國駐台武官向美國政府報告，指稱台灣的軍隊有共黨滲入，隨時會叛變，且戰鬥能力只有兩個小時，造成美國政府拒絕台灣之援助韓國。他認為這是美國官員對其政府的不忠實。²⁵ 駐韓聯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訪問台灣後，台灣派兵之事確定不可行，蔣介石隨後又建議「組織東亞反共同盟軍，歸其美國盟總指揮」，然而麥克阿瑟對此建議反應冷淡。蔣介石為麥克阿瑟找到的解釋是志願軍來源廣，容易遭到共黨滲透，反而成為聯軍的禍害。²⁶ 此後直到麥克阿瑟遭到杜魯門總統解職前，美國眾議員馬丁（Joseph Martin）公佈麥克阿瑟主張運用台灣軍隊反攻大陸的函件，國務院立即表示美國政策並未改變。但是蔣介石認為這是「英國間接滅蔣賣華的狡計」，因為反攻大陸成功，就會「妨礙英國將來侵華之陰謀」。²⁷

到了 1952 年，美國軍方似乎有意尋求蔣介石協助，在海南島開闢第二戰場，不過蔣介石表示願意派兵參加韓戰，卻無意進攻海南島。²⁸ 1952 年 11 月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當選美國總統，有意讓台灣參戰。這時蔣介石的態度變得謹慎許多。

他希望瞭解美國要求台灣參戰的目的，並提出條件，先以鞏固台灣為優先考量，且參戰是為了反攻，如此就可為韓戰開闢第二戰場。²⁹

在其 11 月和 12 月的日記中，不時可以看到蔣介石對援助韓國和反攻大陸結為一體行動的構想，但是這一構想並未實現。

二、對日關係

1. 蔣介石對日本統治台灣之印象

日本曾經統治過台灣的五十年「日據」或「日治」時期歷史，曾經遭到官方的忽視。強調「台灣主體性」的人士，指責過去的國民黨政府刻意消除或淡化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記憶；而在台灣史研究成為顯學之後，日治時期的歷史也是不少學者研究的對象。蔣介石在歷史教育方面，確實從收復台灣之後，就有意要消除日本統治台灣的痕跡，但是對於日本在台的有形建設，蔣介石幾乎沒有將之剷除，反而多次肯定這些建設。

蔣介石復任總統後不久，來到台灣南部的左營海軍基地巡視，他感覺「日本建設之基本工作難能可貴」，也因此認為現代建設要「由小而大，緊密適切與精實之基本做起」。³⁰ 1950 年 11 月，他和一些官員聚餐時，「訓示日本在台建設之可佩，及如何保存與仿倣建國之道」。³¹ 一年之後，他遊覽阿里山上的慈雲寺，看到寺旁有日本為紀念開闢阿里山殉職人員所樹立的慰靈碑和殉職紀念碑，令他感覺「日人開山工作之艱危，不知多少日人為此一事業，不惜犧牲一切。」日本人可以為了國家的富強和個人事業的成功而犧牲，

²⁵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7 月 20 日。

²⁶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8 月 26 日。

²⁷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4 月 6 日。

²⁸ 〈蔣介石日記〉，1952 年 3 月 26 日；1952 年 10 月 16 日。

²⁹ 〈蔣介石日記〉，1952 年 11 月 13 日；1952 年 11 月 17 日。

³⁰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3 月 9 日。

³¹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11 月 2 日。

然而中國人卻是爭權奪利，假公濟私，不會為了救國和自救而稍有捐獻，更不可能為國家而盡責，甚至殉職。這樣的觀察也使他相信，必須要從社會和教育方面，加強「公」與「誠」的教養，去除一般人的「私」與「偽」。³²

蔣介石在台灣去除有形的日本統治歷史痕跡，可能是把各地的神社改為忠烈祠，祭祀國民黨定義中的革命烈士，或使其變成一般的廟宇，也有少數的神社遭到拆除。但具有日本統治歷史經驗的一些台灣本地人，神社雖然對其沒有特別的意義，不過此一歷史記憶的消逝，不免令其感到一些失落。

2. 白團的角色

1950 年代白鴻亮、根本博等日本退伍軍官來到台灣教授軍事，對台灣軍力的重建有很大的影響，不少 1950、1960 年代台灣的高級將領，都有「圓山軍官訓練團」的受訓經歷，而對這段歷史有興趣者也不乏其人，相關的中、日文著作已有數種。

從〈蔣介石日記〉的日記做一觀察，可以看到他在復任總統之前，就已在安排聘用日本教官。初時，他徵求高級將領意見，大多數將領有著八年對日抗戰的心理因素，並不贊成，蔣介石對此種心理反應能夠理解。³³之後也在一些場合中，強調日本和中國有著彼此依存的關係，而中國也必須吸收外國的長處。後來他決定聘用日本教官以後，更在圓山軍官訓練團對第一期的學員講話，「說明聘請

日本教官的意義及中日兩國日後必須合作，才能達到共存共榮之目的。」³⁴他要求受訓學員不可再留存過去的敵意，更不能有輕視的心理，認為日本人打敗仗，不值得尊重。中國是僥倖得到勝利，日本教官在台灣危急之時冒險來台，教授作戰的精神和技術。蔣介石要求日本總教官嚴格訓練台灣的受訓軍官，也要求受訓的人員尊師重道。

雖然有這些訓示，蔣介石還是十分關心受訓學員的反應。不多久他很高興地發現，「一般學員對之皆感日本教官足以敬畏，不僅化敵為友之目的達到，半年來之苦心至此亦得到解懸矣。」³⁵他繼續觀察，每天巡視，看到「日本教官之教育得法與努力，卒使全體學員消除敵我界線，以建立今後中日合作之基礎，更覺自慰。」³⁶他自己在 1950 年 6 月 23 日聽了日本教官講授的兩種課程之後，更說「今日實為余從新學習軍事學之開始也。」³⁷6 月 27 日軍官訓練團舉行畢業典禮時，蔣介石對日本教官大加讚揚，把白鴻亮比作朱舜水，並命令學員對教官應該特別優禮和尊重。蔣介石也感覺這樣的稱讚可能過度，但是因為他對訓練的情況非常滿意，原先擔心「學員對過去敵意難忘與自大自棄，不能虛心受教獲益」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同時認為學員出於至誠的尊師重道，才能得到效益。³⁸

³⁴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5 月 21 日。

³⁵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6 月 5 日。

³⁶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6 月 10 日。

³⁷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6 月 23 日。

³⁸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6 月 27 日。

³²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11 月 1 日。

³³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1 月 12 日。

1951年5月1日美軍顧問團在台北成立，就想借用圓山軍官訓練團為辦公處所，此時蔣介石已把圓山看成是1924年黃埔軍校，經過苦心經營已略具規模，不能遷往其他地方。³⁹另外，美國基於軍事援助各國的條件之一，是只能聘請美國顧問，故而反對中國民國聘請日本教官。蔣介石則以事先未被美方告知有此條件，故而不便接受，作為答覆，不過軍隊之訓練將不會妨礙美國顧問的計畫。⁴⁰但是美軍顧問團團長萊斯立即把正由日本教官訓練的第32師列為美軍顧問首批訓練的部隊，此事令蔣介石感到為難，因為日本教官剛完成第一期訓練，成績甚優。⁴¹聘用日本教官的做法一直持續著，兩年之後，蔣介石又打算運用日本教官成立一種兵學研究所，「調集三十名之優秀官長從學」，但他擔心美軍顧問團得知此事後會加以責難。因而他想以一個軍事雜誌社的名義，日本教官之公開名義為受聘編輯雜誌、從事研究學術工作，但該如何調集學員，才不致令美軍顧問團起疑，還無法解決。⁴²美軍顧問非常注意日本教官在台灣的工作，1952年年中，萊斯向參謀總長周至柔（1898-1986）詢問日本教官的人數與工作，使蔣介石相信，萊斯「對日教官與政治部非清除不能甘心也。」⁴³這些日本顧問後來組織成一個兵學研究會，不過蔣介石相信是陸軍總部「密報美顧問團，亟思破壞政府信譽」，因

而把兵學研究會改名為黨政軍聯合作戰訓練班，隸屬於革命實踐研究院之下，希望藉此減少萊斯的懷疑。⁴⁴

3. 中華民國—日本和平條約的簽訂

對於蔣介石來說，如何完成對日本和平條約的簽訂，是相當難處理的事。

首先，中國在1949年以後分裂成兩個政府，蔣介石復職總統後，認為此時簽訂和約，不是良好時機，因為蘇聯會要求讓中共參加，將會對美國造成困擾。⁴⁵此後由哪一個政府代表中國參加和會，果然成為麻煩的問題。其次，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總統除了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之外，也宣布台灣地位未定。如此一來，台灣本身有沒有資格代表中國簽訂和約，又成為另一個問題。蔣介石甚至希望，如果由麥克阿瑟提出一個「太平洋軍事公約」，日本加入，這樣就在無形之中訂立和約，也可以使日本恢復武裝，但不能自由發動侵略。⁴⁶

從1950年9月到1951年6月，蔣介石屢次思考如何向外界說明台灣地位已經確定，具有主權，可以參加和會；也對美國送來的和約初稿，表達自己的立場，包括：不堅持要求賠償、不反對日本為了解防禦而重新武裝。⁴⁷他曾打算找白鴻亮在日本發動，請日本政府以

³⁹ 〈蔣介石日記〉，1951年5月12日。

⁴⁰ 〈蔣介石日記〉，1951年6月27日。

⁴¹ 〈蔣介石日記〉，1951年6月28日。

⁴² 〈蔣介石日記〉，1952年7月5日。

⁴³ 〈蔣介石日記〉，1950年7月16日。

⁴⁴ 〈蔣介石日記〉，1952年11月28日；1952年12月31日。

⁴⁵ 〈蔣介石日記〉，1950年4月17日。

⁴⁶ 〈蔣介石日記〉，1950年7月17日。

⁴⁷ 〈蔣介石日記〉，1951年4月17、18、20、24日。

中華民國政府為簽約對象，而不是和中共訂約。⁴⁸ 1951 年 6 月中旬

以後，蔣介石知道美國決定不邀請中華民國參加和會，一連幾天，他都非常憤怒，認為是遭到歧視，為二十年來最大的耻辱，甚至抱怨上帝，怎麼會讓艾其遜、杜魯門這樣的蠢材出現？他還準備和美國政府決裂。⁴⁹ 到了 7 月之後，他才逐漸接受現實，開始思考和日本簽訂雙邊和約的問題。即使如此，9 月舊金山（San Francisco）和會開始時，他仍是極端憤怒，痛斥「人類正義，世界公理，皆為美國」一舉而消滅殆盡」。會議期間，他在日記中好幾次說他自己是「心神悲憤」，和約簽字當天，他「禁絕朝食」，來表示對抗戰犧牲軍民的哀悼，和自己的罪孽深重。⁵⁰ 和約簽訂之後，他仍是疑心美國不會變卦，準備讓日本和中共簽訂和約，甚至讓中共加入聯合

國？⁵¹ 一直到 11 月下旬他得知〈吉田書簡〉的內容，確定日本不會承認中共，並與中華民國簽約，才開始比較放心。他相信這是他過去半年的奮鬥結果，不過「須待簽訂與生效後方能確定，此時尚不能期抱樂觀也。」⁵² 之後，他開始安排參加雙邊談判的人員，對於談判的原則有許多指示。1952 年 2 月開始的談判過程中，他也隨時注意進展，在自認為忍辱負重的情況下，避免談判破裂，由於牽涉到很多細節，這裡不做介紹。最後在 4 月 28 日完成簽字，此後一段時

結語

本文以三年的〈蔣介石日記〉為例，觀察蔣氏本人對於一些所關心的外交事務的看法。事實上，他在日記中透露出的想法，不一定就成為決策。處理外交事務的幕僚，會與他溝通，再與外國商議，逐漸達成共識。但是從蔣介石自我思索的過程中，很容易看出他的強烈民族主義傾向，以及太過消極的論斷。也許是因為這三年之中，他從遭遇一生最大的挫敗之後，不得不依賴外國重新站起來，以致內心充滿著悲憤。我們甚至在 1951 年的日記中，看到他對「外交」定義：

「外交本為弱肉強食之所為，豈有公理信義可恃？中國失敗，自非例外，惟有堅持信心，屹立不撓，以待上帝真理之伸張，不失為基督信徒，則幸矣。」（1951 年 6 月 16 日）

「外交必須為己與利己為主，不可有一毫客氣與假借之意，更不可作無把握與稍存依賴或恐人不快而遷就之心，一經遷就則國危矣。」（1951 年 9 月 15 日）

「凡是外交全是騙局，不過有大小之分。其間如單獨外交，乃一小騙局，集體外交如聯合國者，不過是一大騙局，豈有公理與信義可言乎。」（1951 年 10 月 25 日）

聞，似乎就沒有太多令他煩惱的外交問題了。

⁴⁸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4 月 17 日。

⁴⁹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6 月 14、15、17、18、20 日。

⁵⁰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9 月 3、4、8、9 日。

⁵¹ 〈蔣介石日記〉，1951 年 9 月 20 日。

⁵² 〈蔣介石日記〉，1952 年 1 月 16 日。

如此極端現實主義的「外交」想法，固然源自於他的歷史經驗，然而是不是他確實秉持的目標，則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考察。

*In World History: Sun Yat-sen,
Chiang Kai-shek & Soong Meiling
《世界歷史中的孫中山、蔣中正與宋美齡》*

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主 編：李又寧

助理編輯：沈弘毅

Outer Sky Press

紐約天外出版社

2016年5月10日

《世界歷史中的孫中山、蔣中正與宋美齡》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目錄

| | | |
|--|------|-----|
| ■前言 | 李又寧 | 1 |
| ■孫中山 | | |
| • 孫中山先生 (1866-1925)： 從農民之子到國際性人物 | 呂芳上 | 5 |
| • 近代國家觀念之興起 ——以孫中山國家觀為中心的探討 | 歐陽哲生 | 22 |
| • 孫中山的次殖民地想像 | 潘光哲 | 55 |
| • 立志為萬世開太平的孫逸仙 | 鮑家麟 | 140 |
| ■蔣中正 | | |
| • 蔣介石父子招撫台獨“大統領”廖文毅始末 | 楊天石 | 149 |
| • 就《蔣介石傳》再說幾句 | 楊樹標 | 186 |
| • CHIANG KAI-SHEK: Half a Century in the March of History: First or Second Row It was Remarkable | 陶涵 | 193 |
| • 蔣中正《中國之命運》的「中華民族」觀及 其迴響 | 黃克武 | 210 |
| • 回到蔣介石： | 陳紅民 | 238 |
| “蔣介石資料資料庫”建設構想 | | |

In World History: Sun Yat-sen, Chiang Kai-shek & Soong Meiling

Contents

| | | |
|-----------------------------------|-----|-----|
| •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之繪打出版及電子書與資料庫之籌建 | 李摩西 | 248 |
| • 早年蔣中正的國際經驗對黄埔軍校創建的影響（1906-1927） | 張世瑛 | 259 |
| ■Introduction | | |
| • 韓戰爆發前後胡適與蔣介石關係研究，1950-1952 | 楊金榮 | 289 |
| • 中日間的認知差異—以1935年底蔣介石出任行政院長為例 | 張力 | 307 |
| • 被中國遺忘的抗日盟友：威廉亨利·端納與澳紐軍團 | 趙曉紅 | 324 |
| ■宋美齡 | | |
| • 蔣日記中的宋美齡 | 陳立文 | 361 |
| • 宋美齡與《西安事變回憶錄》 | 楊菁 | 376 |
| • 日常生活與社會服務：婦女幹部眼中的蔣夫人 | 柯惠玲 | 386 |
| ■Chiang Kai-shek | | |
| • 記《蔣夫人遊美紀念冊》 | 王慶餘 | 397 |
| • 黎安友教授：西方人眼中的蔣介石和宋美齡 | 黎安友 | 415 |
| ■附錄 | | |
| • 「世界歷史中的孫中山、蔣中正與宋美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實 | 張世瑛 | 419 |
| • 新聞集錦 | | 427 |